



在少林寺听讲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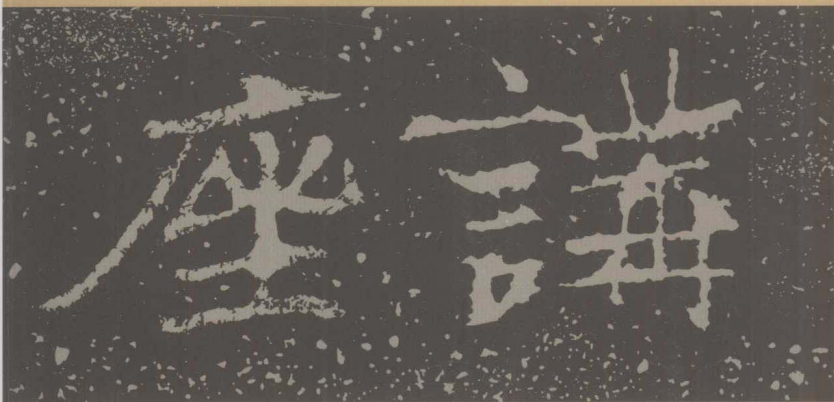
“禅宗中国·少林问禅·百日峰会”论坛讲稿集结而成

涵盖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、艺术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十大学科

涉及传统文化、少林悟禅、打通中西、人生信念、道德取向、终极关怀等多个主题

云集汤一介、方立天、王尧、江晓原等众多知名学者

多学科的交叉学术视野，呈现百场文化盛宴



精·编·本

在少林寺  
听讲座

释永信◎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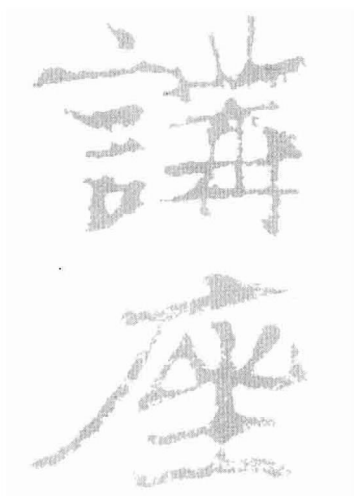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释永信。主编

# 在少林寺听讲座

精编本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由 2009 年在少林寺举办的“禅宗中国 少林问禅 百日峰会”论坛讲座稿集结而成。论坛由释永信方丈主持,讲座内容涵盖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、艺术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十个学科。讲座者皆为中国社科学界知名学者。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,用多学科的交叉学术视野,以讲座的形式,为大众呈现出百场文化盛宴。

总之,本套丛书文字诙谐平实,图文并茂,装帧设计精美大气。适合社会各界人士阅读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少林寺听讲座:精编本/释永信主编. —上海:  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0  
ISBN 978-7-313-06694-7

I. ①在… II. ①释… III. ①禅宗—文集 IV.  
①B946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2158 号

### 在少林寺听讲座 (精编本)

释永信 主编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)

电话: 64071208 出版人: 韩建民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7.5 总字数: 282 千字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13-06694-7/B 定价: 39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前 言

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
佛教西来东传二千多年间，兴衰荣辱，亦悲亦喜，思潮起伏，可圈可点，由传经、取经、译经、解经而启幕的中国佛学，为令一切众生悟入佛之知见，历代高僧及大德诸贤发大愿心，致力佛法的传播与弘扬从而奠定了汉传佛教的精深与雄浑。

佛教本土化的步伐，始终追随历史的进程，不断求新开创，经历了魏晋玄学之风，隋唐豪迈之气的洗礼，佛教诸说齐出，八宗并立，鼎盛的景象，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天空，留下了夺目的异彩。

因缘具足的中国禅宗，援孔孟老庄入佛与往圣大德同气相求，倡济世度人情怀与儒道经典同声相应，脱胎于菩提达摩推手印中文化的汇通，光大于慧能六祖萃取华夏文化的知行合一，于是乎五家七宗枝繁叶茂；于是乎下开宋明理学；于是乎一枝独秀，前后绵延了一千五百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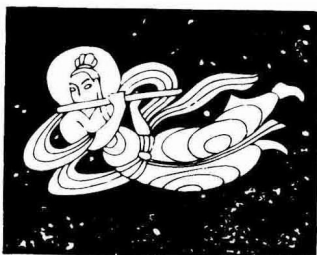
圣人之道，同圆种智，中国佛教的生生不息，源自中国文化的活力，得益于中国僧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与共同努力，鉴往而知今，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就没有中国佛教的复兴，没有佛教理论的探索与创新，就没有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和繁荣。

少林寺以方寸之地，绵薄之力而挺身，愿为飞絮衣天下，二〇〇九年春举办的禅宗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及其嗣后四个月的百日峰会，少林问禅，以社会和谐民族振兴为目标，以续佛慧命为天职，以学术交流为方法，以传统文化探索为展开，以理论创新佛教中兴为追求。

感谢中国学术界大德们的参与和支持，少林寺将一如既往，为信念而坚守，为追求而奉献。惟愿此圣功德，普及一切，令诸众生，皆共成佛。

少林寺方丈 释永信

二零一零年五月



# 序

少林寺是中国的最著名的一座禅宗佛教寺庙，但是近些年来它往往是以“少林武功”闻名世界。我认为，这对少林寺是一种很不全面的了解。从历史上看，少林寺是中国禅宗的祖庭，达摩祖师自来中国，初达宋境南越，未又北渡至魏，尝游嵩洛，后世传其住少林寺。禅宗在中国，自唐中晚期后是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，它把印度禅发展成中国禅，并影响其在朝鲜半岛及日本佛教甚巨。此在印顺大帅《中国禅宗史——从印度禅到中国禅》一书中论之甚详。然而，今日禅宗在中国已日渐衰微，此为禅宗之僧众以及关心佛教之学者忧心忡忡。为此，在2009年4月27日少林寺主持永信法师发心在嵩山少林寺与中国文化书院合作举办“禅宗中国国际学术研究会”并启动《禅宗中国·少林问禅·百日峰会讲座》以期重振禅宗昔日之辉煌。此次会议除有我国各地学者、高僧参加外，尚有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之学者与会。“讲座”自2009年4月27日至2009年8月31日共举办了六十次，受到听众的欢迎。现把其中部分讲座结集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当今，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，作为中国有独创性之佛教禅宗，必须随时代之变迁而有所发展，以期对世界的“和平与发展”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康宁有积极贡献。现将在郑州成立“少林教育与文化研究院”，希望它能对中国佛教之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当前中国佛教应该“立足于中国佛教文化传统，放眼世界文化之潮流，寻求佛教中于人类社会有意义的普遍价值，创构新型的佛学理论体系”，以便使中国佛教再次复兴。

汤一介

2010年3月19日







- 003 汤一介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
- 015 王 尧 藏传佛教的和谐与发展
- 031 张伯伟 唐代的诗学畅销书
- 059 王兴国 禅茶漫述：禅茶的生活、精神修养和禅境
- 115 江晓原 信仰与科学
- 143 冯天瑜 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
- 155 方立天 佛教智慧与社会和谐
- 181 周振鹤 体国经野之道
- 217 黄德宽 历史悠久的汉字
- 229 张 森 中国书法的审美特性及用笔法则
- 241 陈卫平 国学热与学校教育的缺失
- 255 杨曾文 少林雪庭福裕和元前期的佛道之争
- 270 “少林学”刍言
- 271 后记

## ◎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

- ◎ 时间：2009年4月27日  
◎ 地点：嵩山少林寺经堂  
◎ 主讲人：汤一介



汤一介 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，原籍湖北省黄梅人，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，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，博士生导师。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“儒藏编纂与研究”首席专家，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斯特大学(McMaster University)荣誉文学博士学位，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科学与文化博士学位。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(Luce Fellow, 1983)、美国俄勒冈大学(1986)、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(1995)、香港科技大学(1992)、加拿大麦克斯特大学(1986、

1990)、香港城市大学(1999)客座教授。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，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。

学术兼职有：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、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、中华孔子学会会长、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，曾任第32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(1986)，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(1992—1994)，国内任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兰州大学、扬州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华东理工大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等。

主要研究方面：魏晋玄学、早期道教，儒家哲学，中西文化比较等。

目前承担：教育部2003年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。

著有：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，1983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6、1987，台湾谷风出版社。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》，1988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8，台湾东大出版公司。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》，1991，江西人民出版社。《Confucianism, Buddhism, Taoism,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》1991,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. 《在非有非无之间》，1995，台湾正中书局。《非实非虚集》1999，华文出版社。《昔不至今》1999，上海文艺出版社。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汤一介卷》1999，安徽教育出版社。《郭象》1999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。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1999，宗教文化出版社。《La Mort》(法文)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 1999；(意大利文) Servitium Editrice, 2000。《生死》1998，上海文化出版社。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(增订本)，2000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《和而不同》，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。《我的哲学之路》2006，新华出版社。《早期道教史》2006，昆仑出版社。《魏晋玄学讲义》2006，鹭江出版社。《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》2007，江西人民出版社。《反本开新》首都师范大学，2008年7月。

主编：《汤用彤全集》7卷，2000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。(获2001年国家图书奖)《国学举要》8卷，2002年，湖北教育出版社。《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》14卷，2003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。(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)。《道家文化研究丛书》12卷，2001年，上海文化出版社。



##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

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分为若干宗派：天台、唯识、律、净土、华严、禅等等。至唐以后，其他宗派均先后衰落，而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终至独秀，究其原因或有许多方面，但就禅宗更能体现中国哲学以“内在超越”为特征之说，似应为研究者注意。

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宣扬教义的经典、一套固定的仪式、需要遵守的戒律和礼拜的对象等等，但自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上述一切都抛弃了，既不要念经，也不要持戒，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，更不要去礼拜什么偶像，甚至连出家也没有必要了，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靠自己一心的觉悟，即所谓“一念觉，即佛；一念迷，即众迷”。这就是说，人成佛达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内在本心的作用。

### 一、中国禅宗不重经典、不立文字，一切自任本心

中国禅宗有一个“释迦拈花，迦叶微笑”的故事，据《指月录》记载：

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。是时众皆默然，惟迦叶尊者，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咐嘱摩呵迦叶。”

禅宗自称其宗门为“教外别传”，即依此类故事以说明他们和佛教其他宗派

的不同。印度佛教开始在释迦牟尼时也比较简单,本是一种人生哲学,对一些与人生实际无关的理论往往避而不谈,如当时印度讨论的“宇宙是常还是无常”、“宇宙有边还是无边”、“生命死后是有还是无”、“生命与身体是一还是异”等等,均少论及。但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繁琐,越来越远离实际人生,体系越来越庞大,礼拜的对象越来越多,名词概念多如牛毛,这与中国传统思想全然不相合。到隋唐以后,中国的一些佛教宗派都已在想方设法克服印度佛教的这种繁琐,例如天台宗纳三千于一念,华严宗融理事于真心,都强调人的本心的作用,这一趋势到禅宗慧能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了,而有不立文字、废除经典之说。

慧能本人还没有简单地否定经典和倡导不立文字,据《坛经》记载,慧能尝为门人说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,但他认为“一切经书,因人有说”,只是引导人们的工具,不能执著经典,以为靠诵读经典就可以成佛,解脱只能靠自己的本心。这是因为:一方面,成佛得解脱的道理和路径本来就在你自己的本心之中,“三世诸佛,十二部经,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”,不必外求,不必到心外觅佛,成佛的觉悟全在自己,外在文字是没有用处的;另一方面,文字是一种外在的东西,如果执著了外在的东西就是“着相”,“本性自有般若之智,自用智慧观照,不假文字”。慧能以后的禅宗大师破除经典的束缚,干脆反对念经,反对一切语言文字。汾山灵佑问仰山慧寂:“《涅槃经》四十卷,多少是佛说?多少是魔说?”仰山回答说:“总是魔说。”如果把佛经执著为佛法本身,本身就是着了魔,为魔所蒙蔽;所以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二中说:“只如今作佛见,作佛解,但有所见所求所著,尽是戏论之类,亦名粗言,亦名死语。”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二中记义玄“因半夏上黄檗山,见和尚看经。曰:‘我将谓是个人,原来是崦黑豆老和尚。’”一切经典全是废话,执著这些废话,人如何得以解脱,如何得以成佛?既然佛教经典为“死语”、“魔说”,非悟道的工具,那么自然不能靠它来达到成佛的目的。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十三中说:“(南)泉(普愿)云‘道不属知不知,知是妄觉,不知是无记,若真达不疑之道,犹如太虚,廓然荡豁,岂可强是非也。’”道不属知识,知识有主体和对象即有分别心,悟道在心之自觉;悟道既在自觉,自不能是不自觉的,如为不自觉,既是“无明”,故“不知是无记”。

禅宗的大师们不仅认为文字不必要,就是语言对得道成佛也是无益的。语言并不能使人了解佛法,有问文益禅师:“如何是第一义?”文益回答说:“我向汝道,是第二义。”佛法是不可说的,说出的已非佛法本身。那么用什么方法引导人

们觉悟呢？照禅宗看，几乎没有什么方法使人悟道，只能靠自己的觉悟。不过禅宗也常用一些特殊的方法，如棒喝之类。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德山宣鉴禅师》中载：

僧问：“如何是菩提？”师打曰：“出去，莫向这里扃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曰：“佛是西天老比丘。”雪峰问：“从上宗乘，学人还有分别也无？”师打一棒曰：“道什么？”曰：“不会。”至明日请益，师曰：“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”峰因此有省。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二载：

（临济义玄）见径山，径山方举头，师便喝；径山拟开口，师拂袖便行。

这就是所为“德山棒，临济喝”。这种方法是破除执著的特殊方法，目的是要打断人们的执著，一任自心。照禅宗看，人们常因有作执著而迷失本性，必须对之大喝一声，当头一棒，使之幡然觉悟，自证佛道，故佛果禅说：“径山棒，临济喝，并是透顶透顶，直接剪断葛藤，大杖大用，千差万别，会归一源，可以与人解粘去缚。”义玄的老师在其《传法心要》中说：

此灵觉性……不可以智识解，不可以语言取，不可以景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，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众生同大涅槃，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

人所具有的这一灵觉性，既然不是能用知识、语言等使之得到发挥，因此只能用一棒一喝（当然不一定必须用棒喝，其他任何方法都可以，只要能打断执著即可）打破执著，使心默然无对，而达到心境两忘的超载境界。

## 二、中国禅宗破去陈规，废去坐禅，唯论见性成佛

坐禅本是原来佛教一切派别所必需的一种修持法门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道，坐49天；达摩东来，仍有3年面壁，都是坐禅。但到慧能以后，中国禅宗起了很大变化，《坛经》记载慧能说：“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”盖慧能主张“见性成佛”，认为靠禅定并不能得到解脱，所以他说：

迷人着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直言坐不动，除妄心不起，即是一行三

昧。若如是，此法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滞？心不住法即通流，住即被缚，若坐不动是，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。

执著坐禅，以为可以妄心不起，这实是把人看成如同死物，而不知“道须通流”，心不能住而不动，住而不动就是心被束缚住了，那怎么能得到解脱呢？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记马祖道一“居南岳传法院，独处一庵，惟习坐禅，凡有来访者都不顾，……（怀让）一日将砖于庵前磨，马祖亦不顾，时既久，乃问曰：‘做什么？’师云：‘磨作镜。’马祖云：‘磨砖岂能成镜？’师云：‘磨砖不能成镜，坐禅岂能成佛？’”马祖坐禅，被坐禅所束缚，怀让用“磨砖作镜”这种比喻的方法启发他使之觉悟，这叫作依他人之为“解缚”。又有长庆慧棱禅师，20余年来坐破了7个蒲团，仍然未能见性，直到有一天，偶然卷帘时，才忽然大悟，便作颂说：“也大差，也大差，卷起帘来见天下，有人问我解何宗，拈起拂子劈头打。”慧棱偶然卷帘见得三千大千世界原来如此，而得“识心见性”，解去坐禅的束缚，靠自己豁然贯通，而觉悟了。《坛经》中说：“不能自悟，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；若自悟者，不假外善知识。”道一是靠怀让的启发，而慧棱是靠自悟，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是“识自心内善知识”。也就是说，必须靠自己的内在本心才可以达到超越境界。慧棱颂中“卷起帘来见天下”是他悟道的关键，因照禅宗看，悟道成佛不要去故意做作，而是要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见道，就像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那样，自自然然，平平常常。无门和尚有颂说：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  
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禅宗的这种精神境界正是一种顺乎自然的境界：春天看百花开放，秋天赏月色美景，夏天享凉风暂至，冬天观大雪纷飞，一切听其自然，自在无碍，便“日日是好日”、“夜夜是良宵”。如果执著坐禅，那就是为自己所运用的方法所障，而不得解脱。临济义玄说：“禅法无用功处，只是平常无事，屙屎送尿，着衣吃饭，困来即卧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”要成佛达到涅槃境界，不是靠那些外在的修行，而是得如慧能那样忽然顿悟。有僧问马祖：“如何修道？”马祖说：“道不属修，言修得，修成还坏。”道如何能修得，靠所谓“修”就是要勉强自己，这种不自然的做法，当然会“修成还坏”。所以修道不能在平常生活之外去刻意追求。有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：“和尚修道还用功否？”慧海说：“用功。”源律师问：“如何用功？”慧海回答

说：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”源律师又问：“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”慧海说：“不同。”源律师问：“如何不同？”慧海说：“他吃饭时，不肯吃饭，百般须索；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较，所以不同也。”平常人吃饭，挑肥拣瘦，睡觉胡思乱想，自是有所取舍、执著，不得解脱。真正懂得禅宗的人“要眠即眠，要坐即坐”，“热即取凉，寒即向火”。有僧问赵州从念：“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”从念说：“吃饭也未？”僧曰：“吃粥了也。”从念说：“洗钵去。”其僧因此大悟。吃过饭自然应洗碗，这是平平常常的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坐亦禅，卧亦禅，静亦禅，动亦禅，吃饭拉屎，莫非妙道。禅定既非必要，一切戒律更不必修持了。陆希声问仰山：“和尚还持戒否？”仰山说：“不持戒。”李翱问药山：“如何是戒定慧？”药山说：“这里无此闲家具。”戒定慧本是佛教“三学”，学佛者必须之门径，但照禅宗大师看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。禅宗的这一否定，似乎所有的修持方法全无必要，从而把一切外在的形式的东西都否定了。禅宗如是看是基于“平常心是道心”，在平常心外再无什么“道心”，在平常生活外再不须有什么特殊的生活，如有此觉悟，内在的平常心即可成为超越的道心，正如印顺法师所说：“性是超越的（离一切相，性体清净），又是内在的（一切法不异于此），从当前一切而悟入超越的，不要不异一切，圆悟一切无非性之妙用。这才能人能出，有体有用，事理如一，脚跟落地。”

### 三、中国禅宗不拜偶像，呵佛骂祖，一念悟即成佛

印度文化中颇多神秘主义色彩，印度佛教也不能不受印度传统文化这种神秘主义影响，特别是释迦牟尼以后更是如此。例如在佛教中所谓 28 重天，18 层地狱，每个层次又有无数天堂和地狱，以及众多的具有超自然伟力的佛和菩萨，这些当然都是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有。即使是比较平实的“教外别传”的印度禅也有不少神秘色彩，传说印度禅的 28 祖都有所谓 6 神通：天耳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等。就是印度禅修的四种境界“四禅天”也颇具神秘性。而中国禅自慧能以后却不如此。慧能说：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”基于此禅宗反对神通和偶像崇拜。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三载，有云居道膺禅师“结庐于三峰，经旬不赴堂。洞山（良价）问：‘子近日何不赴斋？’师曰：‘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’山曰：‘我将谓汝是个人，犹作这个见解在。汝晚间来。’师晚至。山召：‘膺庵主。’师应诺。山曰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什么？’师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



此觅寻不见，如是三日而绝”。良价批评道膺的基本点，就在于道膺这个人怎么会相信那些神秘的神通呢？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是什么意思？这正是慧能叫人不执著那些自己想象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。《禅宗传》载：“明上坐向六祖求法。六祖云：‘汝暂时敛欲念，善恶都莫思量。’明上坐乃禀言。六祖云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时么，还我明上坐父母未生时面目。明上坐于言下，忽然默契，便拜云：‘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’”所谓“天神送食”只是道膺的幻想，当他一旦觉悟，幻想尽除，再无天神可寻觅了。人本来应是人，有人之本来面目，一切全靠自己觉悟，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超越力量的帮助。契嵩本《坛经》有《无相颂》一首：

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  
 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怜。  
 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  
 若能钻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  
 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，  
 改过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施钱。  
 菩提只向心觅，何劳向外求玄，  
 听说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

这首颂不仅否定了外在的神秘力量的存在，而且否定了所谓的天堂和地狱的存在，认为人们只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平平常常地、尽职尽责地生活，在眼前生活中靠自己所具有的佛性（即内在的本性）即可以成禅。宗杲大慧禅师说：“世间法即佛法，佛法即世间法。”

《五灯会元》卷五载：天然禅师“于慧林寺遇天大寒，取木佛烧火向，院主呵曰：‘何得烧我木佛。’师以杖了拨灰曰：‘吾烧取舍利。’主曰：‘木佛何有舍利？’师曰：‘即无舍利，更取两尊烧。’”木佛本是偶像，哪会有佛舍利，烧木佛无非烧木制之像而已，否定了自己心中的偶像，正是对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”的体证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一二载：“临济义玄到熊耳塔头，塔主问：‘先礼佛，先礼祖？’义玄曰：‘佛祖俱不礼。’”禅宗对佛祖不仅全无敬意，还可以呵佛骂祖。《五灯会元》卷七载：“德山宣鉴说：‘这里无佛无祖，达摩是老臊胡，释迦老子是干屎橛，文殊普贤是担屎汉。’”照禅宗看，自己本来就是佛，哪里另外还有佛？他们所呵所骂的无非是人们心中的偶像，对偶像的崇拜只能障碍其自性的发挥。《景德传灯录》